

退庵隨筆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清 梁章鉅著



清 福州梁章鉅茝林編

政事三

王惕甫曰。方今民困於浮收官困於幫費議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幫費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幫費去幫費必先改漕法。今之漕艘所謂直達綱漕之善者也。顧國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生老奸宿蠹窟穴其中通倉之需求大累於幫丁。幫丁之需求大累於州縣督撫以浮收暫紓州縣而州縣卒未嘗絰也。漕臣以幫費暫恤疲丁而疲丁卒未嘗恤也。通倉諸臣奮然欲去經紀花戶之需求而需求卒未嘗去也。經紀花戶之盤踞於通倉者不得去則勞丁之贍食於州縣者不能除。浮收歲甚幫費歲增幫費愈增浮收愈甚於是又有書役之挾制有紳士之包攬昔之浮收利於官今之浮收又害於官岌岌乎勢且不終日而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漢唐以設始為偶行繼成常例不得已隨地置倉由是而天津有倉矣臨清又有倉矣是轉般之法雖未顯立其名實已用之於北也今渠禦黃墉恐謾江廣回空即就清江增

船利運是轉般之法。又已用之於南也。日者。勅下諸臣別籌河漕兩利之策。是專為河工未就而言。竊以河工天事也。患之偶也。幫費人事也。患之常也。天事無往不復。人事有加靡已。就使河流順軌。漕艘暢行。而幫費日增。漕弊日出。是上以百萬金錢治河。而下又以百萬金錢治漕也。治河河平而費止。治漕漕在而費無終窮。何不酌古之制。權今所宜。取唐宋轉般倉成法。損益之。不泥其跡。而師其意。古稱利不百不變法。轉般之在今日。豈徒利百已哉。按楊甫有轉般倉私說。此其自序之文也。前備考漢晉以後興廢成跡。後分列十大端。曰除衛籍。曰裁衛官。曰易漕艘。曰省漕督。曰建倉。曰造船。曰判職掌。曰優俸糈。曰備災賑。曰兼懋遷。審勢度時。旁皇周渙。均可見諸施行。蓋轉般之法。實托始於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柱。三百里納桔。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說者以服為納結。而服輸將之事。善賈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聖王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故制賦止於百里。二百里。其四百里五百里。不復言納者。蓋不遠納於帝都。但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夫三百里之民。為遠郊。轉輸粟米。力固勞而賦則省。亦足見古者賦役不兩重之意。然則轉般之法。其來古矣。

國家歲需東南漕米四百萬石。而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之額幾及其半。余嘗藩牧吳中。畧知其數。其每歲例給旗丁之運費。為銀三十六萬九千餘兩。為米四十一萬一千餘石。計米折價。值銀九十三萬六千七百餘兩。共計給丁銀米二項。需銀百二十九萬五千餘兩。上之出於國帑者如此。而下之所以津貼幫船者。又不啻再倍過之。官非樂為給也。民非樂為出也。丁亦非盡飽厚利也。以數千里之河。而過淺過闊有費。督運催儕有費。淮安通灞駘米又有費。官民俱困。名實不得。日甚一日。伊於胡底。物窮則變。變則通。而海運之說興焉。以道光六年成案計之。但動漕項正帑。已足辦公舉。百餘年丁費之重累。一旦釋然。如沉疴之去體。誠當垂為定制。乃踰年而即罷不行。此可為太息者也。蓋海運之利。非河運比。本朝之海運。又非前代比。江蘇之海運。又非他省比。而蘇松等屬之海運。又非他府比。乃議者每執河運費財海運費人二語。試觀道光六年一役。海運果費人否耶。而駁海運者。猶曰盜賊曰潮濕曰侵蝕。自道光六年一役。諸無此弊。而巧為論難者。又劫以通倉之捐勒。難以屯丁之安置。忧以南兌易而北卸難眩。以漕政便而河防弛。此則存乎其人。而非可因噎而廢食者也。且六年之海運。其優於元明者。有三因焉。曰因海用海。曰因商用商。曰

因舟用舟。蓋承二百年海禁大開水程之險易。風汎之遲速。駕駛之趨避。愈講愈熟。行所無事。知北洋不患深而患淺。故用平底沙船以適之。知海船不畏浪而畏礁。故直放大洋以避之。以商運決海運則風颶不足。疑盜賊不足。虞徽濕不足。患以商運代海運。則舟楫不待造。丁舵不須募。價值不更籌。因利乘便。事半功百。此元代所未有也。其優於河運者。又有四利焉。曰利國。曰利民。曰利官。曰利商。蓋河運之費。如前所陳。上既出百餘萬米以治其公。下復頒百餘萬津貼以治其私。海運之費。則用公而私可大裁。用私而公可全省。實用實銷。三省其二。此又河運所不能也。成效彰彰。如是而猶有百計阻撓。多方恫喝。必使此途萬不再開。而後快果何心哉。今必不得已。而為變通之計。則將蘇松太二府一州之漕。歲由海運以為常。而改小江廣之重艘以利漕。變通目前之河道以利黃。或亦補偏救弊之一道乎。否則官與民為難。丁與官為難。而人心習俗。莫於下。黃與淮為難。漕與河為難。而財力。國計耗於上。吾不知其所歸矣。

江南賦額之重。甲於天下。其始也。實似道倡買官田之說。而增其額。其繼也。明太祖怒吳氏之為張士誠守城。而重其賦。其後也。楊憲改一畝為二畝。趙瀛均官田於民。

田而民困益深。遷延至今日積月累，即以蘇松二府計之，較宋時原額增至七倍有餘。較元時原額亦二倍有餘。約計蘇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賦，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其不均甚矣。余藩吳五年，日思此事。嘗密與潘功甫舍人、曹沂籌議。功甫為言明宣宗時周文襄撫吳與知府况鍾曾奏減官田之稅。因田制之多寡，酌量裁減。蘇州減至八十餘萬，松江減至三十餘萬。時戶部責其變亂成法，而宣宗不加之罪。民困遂因以稍蘇。今國家愛民，豈但前明之比？果能體察情勢，力陳於朝，未必不有變通之策。余謂蘇松減賦，在國初已經屢行。近來蠲緩頻施，國用不足。若復議減賦，有所難。惟前人有均賦之議，但就各直省賦輕之地稍增之，以抵蘇松所減之數。要在他處不形其重。在蘇松已利其輕。而於國家之正額仍無所絀。此議在今日似尚可行。時功甫之尊人芝軒先生，方為大司農，余亦適行巡撫事。已屬功甫馳稟至京。查開各直省賦額輕重細數，以憑折衷。乃京信未回，而代者已至。逾年而余遂謝病去矣。此事與功甫往復商榷者月餘日，至今猶耿耿於懷，不能釋也。

鄭蘇年師云：煮海之利，國賦為最多。而濱海之民，資此為養者亦最多。乃近代之制

盡屬於商。貧民不得與焉。所市者此疆彼界各有分地。分毫不能相借。民情所使而地勢限之。民力所任。而官制束之。富者擁利百萬。侈侔公卿。貧者欲負擔以求升斗之資。渺不可得。铤而走險。則嘯聚如盜。官兵捕之。刑獄滋多。然議者謂不如是。則無以盈歲賦之額。夫國賦不可減。而課法非不可通也。竊謂鹽出於海。猶米出於田。米一稅之後。即聽其所之。奈何於鹽必限之。以人限之。以地乎。昔唐劉晏之治鹽也。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聽其所之。其餘州縣不復置官。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史稱江淮鹽利。始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敝。誠仿此意而行之。將使民之貧者。富者遠者。近者。無人不可以為商。即無人不可以自食其力。上無損於國用。下有濟於民生。是亦變通之一策也。否則太平日久。生齒日繁。濱海之民。無所得食。必出於販私。販私則課引必滯。引滯則商疲。商疲而歸官。則病官。商疲而請帑。則病國。商疲而舉富民為商。則又病民。近日舉商之害。亦已烈矣。夫富人者。貧人之母也。不殖而落之。豈治計之得也哉。

日知錄載松江李寅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此論鑿鑿可行。邱仲深大

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梗稻來東吳為證。余於鹽法亦引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又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若今日之法行鹽各有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行鹽地界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有不得不買私鹽之勢。余嘗守荊州。其地應食淮鹽。亦嘗奉行巡捕之格。而民間之販川私如故也。細察其由。乃知淮鹽從不能到荊州。而川私順流而下。其勢甚便。具來甚多。若必令民間不食川鹽。則惟有茹淡而已。蓋淮鹽聚於漢口。由漢口逆江而至荊州。千里而遙。而有風浪之險。由漢口逆漢而至荊州。千里而近。而水道紓迴。又惟值夏漲可行。春秋冬皆須盤運。則淮鹽之不能到荊州。實地勢使然。而分界之始謀亦不臧甚矣。

近人因鹹政之敝。又有將鹽課灑歸地丁之議。西北諸邊地間有行之者。而其弊亦不可勝言。吾鄉龔海峯先生。官甘肅時。論之詳矣。其言曰。鹽課歸於地丁。足救目前之急。乃一時權宜。而非經遠之計也。何則。出課之名不必皆販鹽之民。肩挑背負。藉以餬口。惟近地之民可耳。其遠而數站或十餘站。車載驢駄。轉運取利。則非有力者。

不能有力之家精於心計。必不肯多置田產以避差徭。廣蓄牛馬。賤積貰售。小販皆領其資本。四出營運。有利同分。彼於國課分毫無出。而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務本之農民代之納課。非重本輕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權不可以假人。官不配鹽。則無人為之經理。游手無賴之徒。羣集其中。趨利如鶯。是縱之使爭。積久生奸。必釀事變。其弊二也。地瘠民貧之區。勢不能免於施欠。其名雖不累官。而其實官仍不免於賠墊。豐稔之年。尚可勉強催科。一遇水旱。死亡轉徙。正項錢糧可以奏聞蠲免。而鹽課必不能減。斯時將仍取之民乎。民必不堪。將不取之民乎。課從何出。其弊三也。當日各州縣分引之多寡。並未嘗按照地畝之多寡。通都大邑則多。山僻小邑則寡。非通都大邑之民食鹽獨多於山僻小邑也。行鹽雖有地界。而四達之衢。可以闖入他界。銷鹽多故配引多。山僻之邑。無可通融。銷鹽少故配引少。今若歸之地丁。則永為定額。一成而不可變。多寡不一。苦樂不均。其弊四也。此法若行。不過數年。其弊立見。再思變法。其勢愈難。則何如慎之於始乎。

我朝初年。錢法屢經更定。始以滿漢文分鑄。天命通寶。及天聰通寶。錢幕皆無字。迨鑄順治通寶。則專用漢文。嗣於錢幕之左鑄漢文一釐二字。按古半兩五銖等錢皆紀銅之體重此一

釐字錢則紀
值銀之數

其右係戶部者鑄戶字。係工部者鑄工字。後又改定京局錢幕分鑄寶

泉寶源二字皆滿文。其各省鎮局亦分鑄各地名。江南江寧府局鑄寧字。安徽局又

鑄安字。蘇州府局鑄蘇字。江西南昌府局鑄江字。後又鑄昌字。浙江杭州府局鑄浙

字。福建福州府局鑄福字。漳州府局鑄漳字。臺灣府局鑄臺字。湖廣武昌府局鑄昌

字。後又鑄武字。長沙府局鑄南字。河南開封府局鑄河字。山東濟南府局鑄東字。後

又鑄濟字。山西太原府局鑄原字。後又鑄晉字。陝西西安府局鑄陝字。甘肅鞏州府

局鑄鞏字。後移蘭州亦用鞏字密雲鎮局鑄密字。薊鎮局鑄薊字。宣府鎮局鑄宣字。大同鎮

局鑄同字。臨清鎮局鑄臨字。四川成都府局鑄川字。廣東廣州府局鑄廣字。廣西桂

林府局鑄桂字。雲南雲南府局及臨安府大理府祿豐縣蒙自縣各局俱鑄雲字。貴

州貴陽府局鑄貴字。畢節縣局鑄黔字。皆滿漢文各一。滿文居左漢文居右。至雍正

初年。又定各省錢幕亦照京局之例。以寶字為首次鑄本地方一字。皆用滿文。至今

遵行。蓋於錢面鑄年號以昭王制。於錢幕鑄國書以示同文。折衷盡善。洵為萬

世不刊之制。乃近年所鑄之新錢。遠不及舊錢之精好。過此以往。更不知何如。則偷

減工料者居其半。私鑄攬和者居其半。竊以為私鑄之例綦嚴。地方官失察處分亦

重而數十年來引用此例者甚少。恐由立法過峻。故官民皆相遁於法之外。而轉至於無所創懲。若能酌於寬減。期於有案必破。有犯必懲。庶乎可截其流。或亦維持錢法之一道耳。

私鑄舊別為首者。斬決私銷者罪同後改斬候失察之設。管官知情者與私鑄為首同不知情者革職降調有差。

嘉慶年間蔡生甫學士之定以奏請通行鈔法。左遷日下士大夫無不笑其迂者。亦未考本朝故實也。順治初。曾仿明製造為鈔貫與錢並行。八年所造鈔一十八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有奇。自後歲以為額。至十八年始行停止。然其時所造鈔甚少。其上下流通。仍以銅錢故暫行而無弊。金元以來。鈔法之弊。在於錢不勝鈔。鈔既日多。錢行日少。於是鈔輕物重。終至壅格。而法遂以窮。邱瓊山所謂鈔法不可行。以用之者無權也。蓋鈔虛而銀實。鈔易敝而銀可久。鈔難零折而銀可分用。其得失固自判然。特銀匱而錢窮。有不得不用鈔之勢。則亦救時之急務哉。而前代恐鈔法之阻滯。並銀與錢而禁之。甚至用銀用錢者皆以奸惡論。則亦不揣其本末矣。

邵國賢寶云。禹之治水。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所空之地。乃狃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水。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

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河南山東郡縣，基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其有衝決之患宜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通漕要路。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禹之治水，去其蟄弱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禹。然則居今日而言治河，費讓上中二策，既未易施行。則舍多穿漕渠，分殺水怒，別無善策。昔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詔亦曰：夏后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乃今之治水者，舍費讓救敗之術以為迂，而專從事於隄塞，勞費無已，妨運病民，伊於胡底哉。

古人只言治河，後世始言防河。賈讓之上策，在漢已不能行，則在今人，又豈有一勞永逸之策。今日南河之難治，甚於東河。人皆知之。海口之淤墊，為全河之害。人亦知

之。余官河上三年，細加體察。如果海口初淤，河身未墊，則當專治海口。今受病之河，實不在尾閭而在中膈，則當兼治河身。時有議由灌河改移海口者，又有議由射陽湖改移運口者。皆經親加履勘，而知其斷不可行者也。至於混江龍鐵掃帚諸器具，本靳文襄輔疏淤之成法，當時用之於未淤之先，自可使沙隨水去，日起有功。今用之於既淤之後，欲專恃此以蕩滌深通，殊難見效。又如對頭築壩以逼溜，在運河易於節制，若黃河則難以施功。逢灣取直，以掣溜遇沙底可以挑成，若膠底則難以刷透。此亦曾經躬歷試行，而知其實無把握者也。此外惟有束水攻沙之法，可以永達遵循。即潘印川季馴所謂以水治水者也。或議增培隄身，惟仗歲請金錢，將黃河擡於至高之處，而城郭居民悉在河底之下，其勢何所底止？然河隄不加深水，即難容納。此又明知其非，底抽薪之計，而不能不日從事於其間者也。竊謂急則治標，惟有預籌分派減流之路。南河舊設分水閘堤最多，往往不能暢消，求其洩水最暢，而復能助清刷黃者，惟徐州蕭南廳屬之毛城鋪。係靳文襄所建，當時分洩黃流，最為得力。其下注之水，紓迴數百里，澄清而達於洪澤湖。湖水既高，則堅守山盱各河堤，使專從清口滔滔外注徐城以下之漲水，既可分消，而山安海防一帶積淤，亦得全。

資刷滌。惟壩座久湮。迺非斬木裏舊制。力加鈐束。恐分洩。仍屬不靈。若必收暢消之功。則湮沒近處田廬。實所不免。然較之。王營減壩。則害少而利多。轉移之機。宜實無便於此者。唯在預先堅修閘門。廣籌去路而已。道光五年秋。黃河盛漲。余曾有請開毛城鋪之議。衆皆難之。以地非所轄。不能力爭。憶吾鄉莊復齋觀察。寧陽。當乾隆初。曾請開上流水道。有自壅毛城鋪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堤而鳳潁泗各州壞。壅車灘昭關等壩而淮揚上下河皆壞之論。又有詩云。賈讓非無策。其如未見庸。南流不一道。北口亦徒封。亦可謂贍言百里者矣。

今官北方者。以開水利為興利。官南方者。以開水利為除弊。其實北方水利興。則水得其用。自不至泛濫為災。南方水利修。則水有所制。並可收灌溉之益。興利與除弊。常相因也。昔歐陽公作唐書地理志。實兼志河渠。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十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遠。故嘗以百里之官。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而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遑講求者矣。然自大歷以至咸通。猶不絕書於冊。今則北方之利。鮮不以此事為迂。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

通。南方之吏。久日困於徵比之勞。簿書之苦。而不暇以為無怪乎。夏旱秋澇。年年告病矣。

許力臣承宣謂天下無無水之地。即無不可溉田之水。古者眾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不聞其仰食東南也。蓋水之流盛於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無害。其或有害。則不善用之過耳。按今人言水利者。無慮百十家。而通徹南北源流利弊。則此數語盡之。竊謂西北之興水利。惟當使由而不使知。全在一州一縣一村一里。各自董勸。枝枝節節為之。且不必達之九重。且不必督以大吏。聽其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愈推愈廣。自有會通之時。即終不會通。而各受各利。亦有何不可乎。今之病根。即在昌言興西北水利可減東南漕賦二語。議論愈明暢。愈格不行。而舉世不悟。豈不可笑。

李文貞曰。凡州縣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釀渠。無山無河之處。則勸民鑿井。亦可資灌溉。一縣開一萬井。則可溉十萬畝。約計畝獲米一石。十縣之入。已當全省之倉儲矣。若夫一溝之水。可當百井。一渠之水。可當十溝。以此推之。水利之興。其與積穀備荒之利。不止於倍蓰而什伯也。王禹錫有井利說爾。篇見切問齋文鈔

水為地之險。酒為人之險。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萃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故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周禮地官胥師司虧禁屬游飲食於市。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如此。漢書文帝紀注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則禁稍弛矣。後世惟魏大安四年設酒禁。釀酤飲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元至元二十年禁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子女沒官。皆可謂用重典。然立法太過。故亦不久而弛。予嘗聞黎襄勤世序言。今者生齒日繁。財用不足。但當嚴釀酒裁煙之禁。或加重其稅。於民間生計無損。而於利源不無少裨。蓋亦救時不得已之一策也。方靈臯曰。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月蜡脯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錢。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眾忽不察者。惟酒為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較。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衰。祭無盛。猶可况以歲儉而去酒乎。

乾隆初年。北五省大吏議燒鍋蹣麴之禁。言人人殊。直隸疏內以燒酒之禁宜嚴於
歉收之歲。而稍寬於豐裕之年。本地釀造零星者毋庸禁。此惟不許麥麴燒酒出境。
而嚴禁肆行蹣麴興販者。河南疏內以行法宜因乎地。而立禁先清其源。豫省酒多
自造。比戶皆然。請免零星製麴之料。而嚴廣收多蹣販賣之禁。甘撫疏內以甘省並
非產酒之區。毋庸查禁。晉撫疏內以晉省燒鍋可寬於豐年。應禁於歉歲。陝撫疏內
以陝省俗儉。民間祭祀慶弔不得已而用酒。若禁燒酒而用黃酒。則專用米穀細糧。
轉於民生未便。况臨邊地冷。兵民藉以禦寒。勢難概禁。惟蹣麴開行遠販。宜嚴加禁
止。陝督疏內則以為燒鍋當禁。而不可以必禁。禁之所以節流。寬之所以去擾。惟歉
年自宜禁令加嚴。其蹣麴開行遠販者。宜嚴行禁止。至山東巡撫因二麥歉收。嚴禁
燒鍋蹣麴。竟有毀棄釀具。畏法改業者。有自行出首者。則行之已著有明驗者也。按
燒鍋一事。各省情形不同。故辦理亦不能盡一。自可齊其政。不易其宜。蹣麴一項。係
燒酒盛行之源。蹣麴多則私燒必廣。有損蓋藏。且富商巨賈肆行蹣麴。廣收販運。易
於查禁。不致滋擾平民。禁之以清其源。裨益甚大。故各省同奏。眾論僉同也。

郭復齋起元曰。閩地二千餘里。原隰饒沃。山田有泉。力耕之。原足給全閩之食。無如